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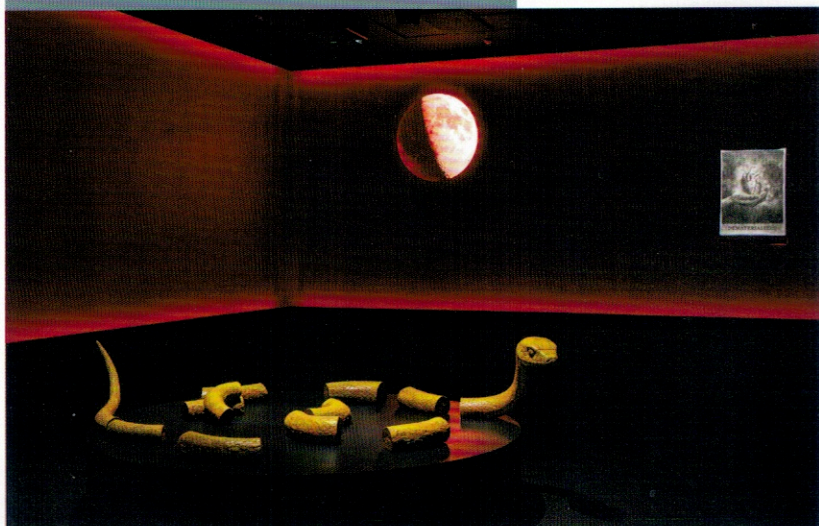
# 幻奇宇宙

特別報導



陳滢如

陳滢如的創作展現出鮮明的個人風格，透過錄像、裝置、平面等媒材形式，結合占星、神聖幾何、煉金術、靈修、薩滿與巫儀經驗等神祕學元素，其作品如幻術般，開啟對歷史與生命的超越視野。「天上如是，地上亦然」，她以天文宇宙反思由地與天共構的時空，藉此探尋人類意識的遼闊潛力，無論是不知其所由的創傷，還是對療癒的渴望，陳滢如發現逃離並非解答，唯有深入了解內心，才能實現真正的救贖與重生。



陳滢如 致幻記III：2-19-20 複合媒材 單頻道HD影像 2021

## 陳滢如 靈性與創作的療癒潛能

撰文 | 陳玟妤 圖版提供 | 陳滢如、臺北市立美術館

問：占星及其相關元素如何進入妳的創作當中？

答：我第一件和占星相關的作品是〈共登世界大同之境〉。2012年，我剛搬回台灣，那時想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透過創作談論我過去所受的威權教育背景。但無論是文學、電影或當代藝術，當時已有許多創作者處理過與蔣介石相關的主題。我想，或許我可以從別的角度來討論這個主題，並將人類的眼光拉到地球之外，來看看地球上發生的事情。運用「占星」的想法就是這樣產生的。

占星一直是我喜愛的流行文化元素。當時我對它的了解還很淺，進入更專業的神祕學領域是創作這件作品之後的事，總之，我找到了一個專業網站，輸入蔣介石的生辰資訊，透過網站分析他的命盤。有趣的是，最初剪輯〈共登世界大同之境〉時，我刪掉了所有的占星元素，因為我不確定這種在當時認知中來自流行文化、茶餘飯後聊天話題的占星術，是否適合與當代藝術創作結合。是台北雙年展的策展人和策展團隊把我推出了我的舒適圈，我才決定把這些元素也呈現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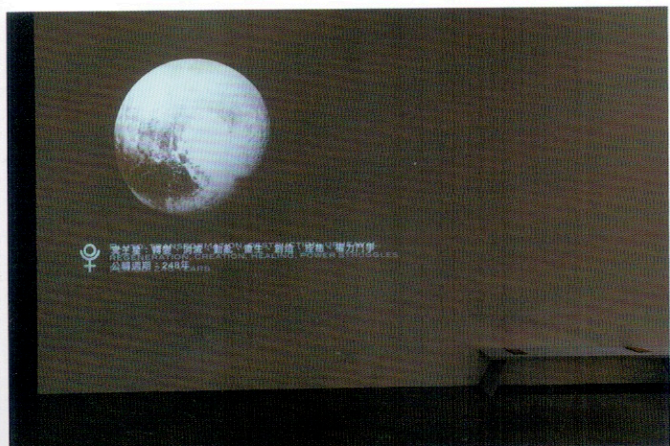
後來，個人的生命經驗促使我深入鑽研占星。我生病了，當醫生向我解釋病情時，我並不是聽不懂，但我的問題是「為什麼是我？」這是他無法回答的。我求助一位懂占星的藝術評論家朋友，令我非常震驚的是，我當時並未告訴他我即將動手術，友人就提醒我要注意3個月內會進手術房。而當他向我解釋他是如何從命盤讀出此事時，雖然我還聽不懂，但對於他的說法，我卻可以接受。彷彿在冥冥之中有種天體的力量，把我指引到這個方向。我開始自己買書自學，起心動念是算命，但在接觸這些書籍後，我發現書裡說明的「上行下效」、「天上如是，地下亦然」，恰恰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，也回應到我起初創作〈共登世界大同之境〉時的想法。

問：在〈共登世界大同之境〉中，透過歷史影片的剪輯，結合相較人類視角更為宏觀的天文、宇宙圖像，妳希望傳遞什麼訊息？

答：我的作品向來是開放式的，我會拋擲出我的感知和思考，但不會總結，或誘導觀眾該怎麼想。在這部作品中，所有與占星有關的文字都是電腦演算的，網站並不知道分析的是誰的命盤，但結果卻與歷史事件非常契合。學習占星後，我能以更宏觀的角度看待事物，尤其是看待歷史事件和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。很多人問我是否相信自由意志，我相信。因為即便命盤預示性格的特質，個人意志仍能決定如何運用這些特質。

問：妳的命盤是否有與妳的藝術創作特質相關的部分？

答：我的命盤強烈指向了我會運用幻術、幻想。我不是法師，但我的影像、電影、活動影像都是幻象，能把人吸到螢幕裡去。我的平面作品也是幻術，把人帶進一種沉靜的冥想狀態，冥想狀態就是幻象，人會進入不一樣



本頁圖 陳滢如 共登世界大同之境 三頻道錄影裝置 2012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


的腦波狀態，與我在不同形式的創作中要帶給觀眾的終極感知相似，只是表達方法不同。我的命盤中也體現出我對身心靈知識的深厚興趣。

**問：妳在國際間有豐富的雙年展參展經歷。妳如何與不同的策展人合作？如何平衡策展人各自對展覽主題的論述，以及妳個人方法及調性強烈的創作風格？**

答：策展人通常是先對我的作品和進行中的計畫有所了解，才邀請我參展的。例如上一屆上海雙年展的「宇宙電影」主題，策展人聯想到我的創作並主動聯繫。那段期間我在療傷，母親過世了，我正構思一件和「凱龍星」有關的錄像作品，用個人命盤上面的凱龍星位置，去談母親、談離別。這和「宇宙電影」的論述不謀而合。

和策展人們一起工作的方式很多，我和策展人各自保持獨立性，從不刻意為彼此改變方向。但有兩度是策展人把我推出了舒適圈，讓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多。一是創作〈共登世界大同之境〉時，策展人與團隊鼓勵我將占星元素放回作品；另一次，策展人建議我如何和觀眾講述我的作品。那是一件討論許多1960、1970年代觀念藝術家的作品，我在作品中說他們是外星人，策展人建議我用「講述表演」（lecture performance）的方式說服觀眾「這些藝術家就是外星人」。儘管很害怕，我還是這麼做了！而那件作品的重點並不在於誰是外星人，而是人類有多麼殘忍。

**問：妳的作品時常參與聯展。在舉辦個展時，妳如何鋪陳展覽敘事？參與聯展或個展時，如何調度空間？**

答：我的個展鋪陳依作品和展場特質決定。我前次在台灣的個展是在TKG+ Projects的「超星鑑定III：熵：25800」，主要作品是一件同名的單頻道錄像，表達世界會因為「熵」值不斷增加而趨向毀滅。展覽分為3個章節，由太陽神Ra的聲音貫穿，祂以外星人、太陽神的視角來看地球跟宇宙之間的關係，如神性般的聲音在和地球人通靈後留下的紀錄、旁白。物理學熵值的存在使一切進到死寂，再重新開始。

作品的展出也會視展出的現地狀況做相應調整。例如我在舊金山卡蒂斯特基金會的個展只展一件作品，但在北美館的群展中，這件作品運用投影屏幕和地上的物件區隔空間。另外一次非常重視空間呈現的案例，是我2021年於北美館參展的「現代驅魔師」。我將個人參加巫儀意識轉換的經驗，結合一些美學的操作，建構出一個意識空間，邀請觀眾走進我的夢裡。此時，空間本身便是主角。

**問：妳是否有特別留意的、當代藝術界中其他也運用占星元素的藝術家？**

答：我很喜歡希爾瑪·阿夫·克林特（Hilma af Klint）的作品。我感覺自己可以深刻地理解她，我想她是把自己的潛意識畫了出來，或是畫她在冥想時看見的事物吧！觀看她的作品讓我有種回家的感覺，像以前在天文館看圓頂影片，我坐在躺椅上看著那些外太空景象時，也有一種回家的感覺。

**問：妳如何看待創作對妳人生的意義？**

答：創作對我而言是療癒，也是生命經驗的紀錄。很多人會說我的作品看起來很科學、很理智，甚至冷漠，但其實出發點都是感性的，來自我個人的感知。我從宏觀的視角去看「人」這個最小的單位，也隨生命發展從藉由星星看人類，轉向看往內心——我從2015年開始研究意識轉換，這向外看到往內看的過程，也都體現在了我的創作之中。腦的潛力、我們對意識的理解、那些我們內在的事物，其實遠比往外看的宇宙、天際還要遼闊。疫情3年，展覽、工作取消，有時連出去都困難，但在用薩滿鼓轉換意識時，我看到的事物可能比親身旅行更為豐富。縱然我在創作中運用過那麼多的NASA虛擬行星圖，但在家中冥想靜坐，或跨意識進到薩滿意識時，我進入的空間、看見的事物是更不可思議的。我的意識去旅行了。

年輕時，我一直覺得，只要能飛出這座島，就能找到答案。我想要自己被救贖，但不知道問題是什麼，也不知道答案是什麼，只要能離開就可以了。可是當離不開的時候才發現，也許「救贖」這件事，唯有好好了解自己的內心，才能做到。+